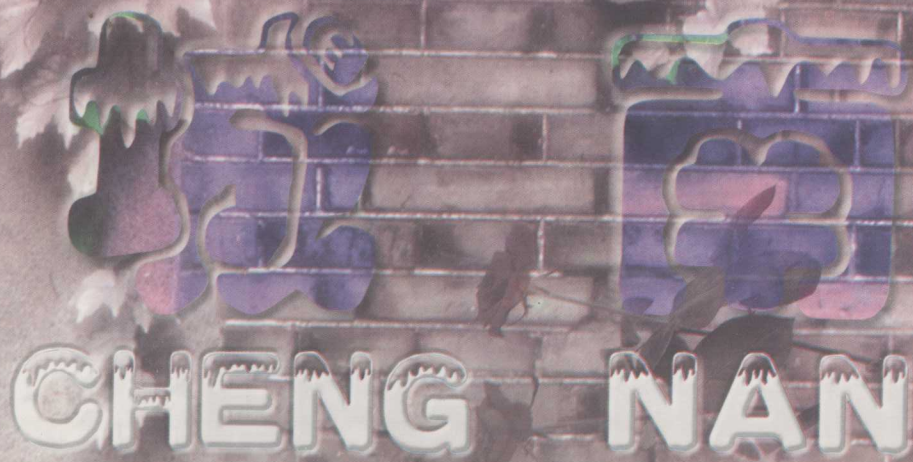


耿 來 著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743239



城南

○耿 来 /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 004 号

笔墨春秋丛书

城 南

著 者	耿 来
责任编辑	文 奇
装帧设计	黄禄颖
出版发行	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激光照排	东煤地质技术学校印刷厂
印刷装订	东煤地质技术学校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5
字 数	140 千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

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

ISBN 7—80506—403—6 / I · 149

总定价 45.00 元(本册定价 7.00 元)

城南初记(代序)

我出生在辽西阜新，那个叫勿拉毛头的一幢日本人三十年代修筑的甲字水泥房里。如今那幢日本房已被扒掉，原址上建起了名叫“玉龙”的宾馆。勿拉毛头意思是红树，也许千百年前这地方确是荒芜的不毛之地，丘陵里蓬蓬疯长着无垠的红柳，才有了红树的名字。然而，如今是无论如何也无处寻觅红柳的踪迹了……

没几年，我家又搬到几里地之外的西山居住。后来，在我上小学前两年的那次“因工作需要大搬家”时，又搬到了距离市区二十里地的城南。再后，虽又搬了几次家，但都没有离开过城南。我的童年乃至中学毕业这一段朦胧岁月，都是从城南渡过的。但对它的注意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，这样津津乐道地谈及那些逝去的城南旧事。

城南，其实在繁华的市区东面。过去，这方圆数百里的丘陵沙地叫西喇塔拉，意思是黄色的草原，统统归属于距现今市区东约八公里处的老县城辖管。当然，城南也是旧时的称谓，是指老县城的城南。

城南地形像个浑圆的巨大土包，顶部叫城山，完全是风化岩组成的坚硬红砂。北坡下是横贯东西的满州国时就修建的新义线铁路，铁路北是一畦一畦的菜地，南侧是矿山子弟小学，这也就是我的母校了。当年的老师几乎都退休了，真是世事如烟。飘忽不定的人生，不知哪一天你也会在奇迹般的现实面前，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南坡下则是一马平川的矿山苗圃，绿绿茵茵的樟子松苗像碧绿的锦缎，一直铺向医巫间山角下。这里是培育“坑木林”的基地，也是矿山煤炭生产自给自救的有效办法。坡根底下有座煤矿工人敬老院，那些无儿无女的老矿工在这里安度着晚年。老人们不甘清闲，开荒种菜。他们的菜地和苗圃连成一片，把个南坡装点得格外绚丽多姿，一派田园牧歌的情调。这里也就成了我们这些“淘气鬼”的乐园，在松林中捉迷藏、捕鸟抓蚂蚱。一遇雨天，趁老人们防守松懈时，便个个侦察兵似的，按孩子头的吩咐，分成几组，分别在泥水中匍匐爬进西红柿地、香瓜地、西瓜地和红薯地，得手后便按指定地点集合，跑到河边洗净战利品，饱

餐一顿。说来也怪，不干不净地生吃瓜果，就是不坏肚子！也许是当时生活拮据的环境锻炼了人的胃口。当然，有时也会被老人抓住的，老人也只是象征性地在屁股上拍两巴掌，事后还得塞给两个瓜什么的，告诫你：“往后不要偷，馋了找大爷要就行了！”

那老人的菜地，那矿山的苗圃，旁边的沟沟坎坎上，长满了獐牙菜、猪毛菜、白头翁、草乌、山皂角、青蒿、蓼蓝、香薷、黄芩等，数也数不清的植物。玩耍时常把像刺猬一样的蒺藜狗子，撒在过道上，扎别人的脚或车带。或把长得像鸛鸟的头和嘴的老鸛草，刺在别人的身上来取笑。也常把针刺草酷似海星触角分开的细长细长的两头尖尖的果实，当做“打游戏仗”的武器相互投掷，一仗下来，扎满全身，活像个刺猬猬。

顺着西坡下去，缓延二三里地，全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的火药厂和矿山材料厂职工住宅，远远望去，栉比鳞次的红土瓦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甚是好看。走进屋里却有一种拥挤和喘不上气来的感觉。房屋结构通通为大趟房，像在信纸上划竖道，隔成一个个方格子，每一个方格里住一户人家，通常一趟房有七、八家。房子布局统一，进门是烧火做饭的“外地”，再进门是“里屋”，南面火炕，北面地下只能摆两只柜子，剩下的地方转个身都困难。晚上，人们有“串门”的赐好，进门脱鞋上炕，一唠就是三经半夜的。

紧靠住宅区的西边，是水泡子连着水泡子的草洼甸子，人们都叫它“西大坑”。早年矿山材料厂利用这水面办养鸭场，后来不知怎的就皇了。水中有半斤八两的鲫鱼、草链子，还有泥鳅；岸边苇丛和没腰深的草棵子里，有蛤蟆，也有水蛇。一到夏天，这地方就成了孩子们的大千世界，捉青蛙，摸鱼蟹，最主要的当然是洗野澡了。水很深，常有人淹着，我就曾救出过当时比我小几岁的“王二麻子”，他后来当了兵，见面时还常提及此事。当然，因为偷着跑出去洗野澡，也没少挨大人的训斥。如今我渡江游海的本事，完全得利于当年“西大坑”的野浴。现在的“西大坑”水域大大缩小了，仅存的一洼水面，城南街道办事处集资，用铁栅栏围了起来，修筑了“湖心岛”，岛上有凉亭，还修了一座月牙似的拱桥，建成了一座水上公园。其它大面积干涸的低洼地上，盖起了一幢幢住宅楼。水草肥美的“西大坑”，没了水波涟涟，没了鱼跃蛙噪，没了野浴的孩子们的身影，早已鱼死草衰苇枯了……

当年，有条沙石路由市区直穿城南而过，沿城南东坡向新邱延伸。这东坡下面是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，水质清彻，流水长年不断。一座木制公路桥和一座铁路桥飞架河上，两桥相距约有十几米，这段距离的水最深，也是野浴的最佳场所。河东是米家窝铺，河西是城南，两边的孩子们为争夺这块野浴宝地，常

常发生争斗，规模也越打越大。后来，发展到打群架，两岸几百人相互投掷着石块，弹弓更是大显神威。互相投射一阵后，便挥舞着棍棒朝对方的岸上冲过去……

沿着河水向上游走去，有个叫长哈达的地方，它依傍闫山山麓，山根是一片片的树木，这里河面较宽，鱼儿也多，两岸地势比较平缓，灌木丛生，各种候鸟非常多。每年一到小满节气时，我常跟一个叫刘大脑呆儿的同学去捕鸟，他的夹子、扣网编制的特别精美。记得一次我借了他的两把扣网，自己一个人跑到河边捕鸟，竟也扣住一只烙铁背鸟！回家用秫秸扎个鸟笼，养了起来。不料一次往笼中放水盒时，小鸟夺门而出，先飞上房顶，后又飞上树尖。急得我乱喊乱叫，往树上投石头哄鸟下来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根本再也捉不回鸟来了。这也是我亲手捕捉的仅有的一只鸟儿……

小满一过，各种候鸟一下变得少起来。我们就沿着小河顺长哈达再往上，到医巫闫山上采山杏。那些时候让我们孩子们玩得最开心的地方，要算城南山坡顶上的大庙了。大庙的四合院很大很大，四周有数不清的房子，且套有许多小四合院，正中大门向南开着。正殿建筑非常宏伟气势，但已破旧不堪，房顶上的鱼鳞青瓦多数都破碎了，屋内的神像及仗房也成了麻雀

的巢穴。院子中央有棵若大的榆树，我们六七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它，听一位从省里“下放”来的老孙头讲，这树是明末清初时栽下的，距今已有好几百年了。一些从内蒙的敖汉、库伦和奈曼等地贩牛的牲口贩子，常在这棵老榆树下宰牛，先用手臂挡住牛的眼睛，然后将藏于臂内的牛耳长刀顺牛脖子绕着抹去，牛头应声落地……一旁的牛儿看着都在流泪。

院内杂草丛生，四周的房子里大多住上了关里来的“盲流”。只有靠西南角的小四合院是老孙头独自一人住的，前门临街，后门是小花园，除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外，要算那几株山楂树最逗人馋涎了。花园内还有一座用各种畸形怪异、质地不一的石头垒起的假山，山上还有来往钻的洞。那时，老孙头的后花园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的“世外桃源”了。老孙头是从南方来北方工作的老知识分子，很有资历，却不知为什么孑身一人住在这里。他喜欢孩子，我们在大庙里折腾累了，就跑到老孙头的院中来，他总是笑呵呵的，不是买来一兜冰棍，就是提来一筐香瓜。吃完后，老孙头就带着我们在小花园里除草或干点其它什么活儿，我们并没有白吃他的。有时，一些大人吓唬我们说他是“大右派”，说得有点毛骨悚然。可我们又不了解什么“左派”、“右派”的，觉得老孙头还是老孙头，没什么两样的地方。

后来，一个深秋的日子里，老孙头家来了一辆吉普车。再后来，老孙头就不见了，听说被调到南方某省去当官了。从此，这小院在没住过人，花草荒芜了，山楂树第二年开过雪白的花后，也枯死了。石头假山也被人们扒掉垒猪圈了。大庙的命运也不长久，当我小学毕业时，整个大庙及周围的房屋全部扒掉了，那棵百年老榆也被砍倒了，居住在大庙里的成千上万的麻雀一夜之间也无影无踪了。

从此，沙石路铺了柏油，菜园、瓜地和洼甸、河畔盖起了楼房，农贸市场、歌舞厅、电影院……一切现代的新事物都出现了……

城南呵，城南！在不是那时的原始了，我却一直向往着那原始。当年的天然质朴，都让呼啸而过的时代列车载走了？

我难忘的城南。

作 者

1994年8月16日细河堤畔

目 录

□城南初记(代序)·1

I. 城南初记

□贩牛·3

□小钢炮·7

□井沿·9

□猎渔·12

□亲葬·15

□有过这样的日子·19

□往事·24

II. 小柳木桌椅

□哦 小柳木桌椅·31

□美妙的歌·34

-
- ☐ 百合花·39
 - ☐ 啊 白杨树·42
 - ☐ 闪耀“T”字灯光的地方·44
 - ☐ 小镇有个鸟侦探·47
 - ☐ 九月菊香·51
 - ☐ 煤城情思·54

Ⅲ.

- ☐ 醉猫街·59
- ☐ 玉龙的传说·63
- ☐ 西山纪事·66
- ☐ 弯弯的细河·69
- ☐ 杨柳赋·71
- ☐ 南山·73
- ☐ 露水集·76
- ☐ 雨中煤海·78

Ⅳ.

- ☐ 沙地夜风·83
- ☐ 恋恋青沟水·86
- ☐ 海子情·89
- ☐ 湖波情依·91
- ☐ 桃花雨·93
- ☐ 回想那海湾·96
- ☐ 日落·99

☐ 梦柳·102

V.

☐ 小梁山纪行·107

☐ 津门行·110

☐ 红叶情·113

☐ 中南海的钟声·116

☐ 草堂梅·119

☐ 保定古莲池·122

☐ 热河·124

☐ 风雪科尔沁·126

☐ 漫漫的旅程·128

☐ 透明的沙地·132

☐ 夜晚的旋律·134

VI.

☐ 夜行人·139

☐ 海边·142

☐ 黑眼睛·144

☐ 橙色风雨衣·146

☐ 大楼本无事·148

☐ 中奖·150

☐ 西服·152

☐ 白雪大夫·155

☐ 凭祥三事·157

VII.

- 沉重而深情的挣脱·161
——读王丽萍散文《红柳情》
- 拳拳一片赤子情·163
——序江东光诗集《再生草》
- 唱不尽的恋歌·167
——序牟国志散文集《最后一支骆驼歌》
- 天方地圆 轮回情达·170
——序诗集《宋国英连环诗七十首》
- 遭遇激情·175
——西可诗集《铜壶》序
- 呼唤心灵的皈依·180
——序吕薇诗集《归逝的情伤》
- 诗与生命的永恒回归·184
——序韩国臣诗集《大地情孕》
- 似近似远的淡逝·188
——序黄正源爱情诗集《无主红玫瑰》
- 后 记·192

I .

-
- 贩牛
 - 小钢炮
 - 井沿
 - 猎渔
 - 亲葬
 - 有过这样的日子
 - 往事
-

贩牛

我跟着乌日图闯进了科尔沁沙地的腹部。

羊群似的白云一片连着一片地飘浮着，懒懒散散地闲游在漫漫的沙地上空。太阳将沙坨子上的蒿草烤得耷拉着头，干燥的热风抚来草焦和着膻醒味。

翻过一座大沙岭，望见一只羊毛擀制的白色毡包，在阳光下闪闪耀眼。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胃肠咕咕噜噜地叫，腿一软坐在草地上。

乌日图说我走不动，就在这等他，他一个人进草场将牛赶出来。他仰起头看看偏斜的太阳，弓身拔腿向沙地深处走去……

牧人总是将牛群赶到十里或几十里外的水草丰盛的草场，然后扔下牛群，独自骑马回到毡包。十天半月才去一次，将牛群再赶走换个草场。所以，想买到好牛，必须一个草场一个草场地找。